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蘇東坡先生全集録目次

書原第四十八卷

上富丞相書
上曾丞相書
上梅直講書
應制舉上兩制書
上文侍中書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書原第四十九卷

與章子厚參政書
與謝民師推官書
與李方叔書
與王庠書
謝歐陽内翰書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答張文潛縣丞書
答劉沔都曹書
答李廌書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八

書 原第四十八卷

上富丞相書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

狀富公無間可入縱橫蹀躞有奇勢

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

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僞嶮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儻怳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爲天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

轉

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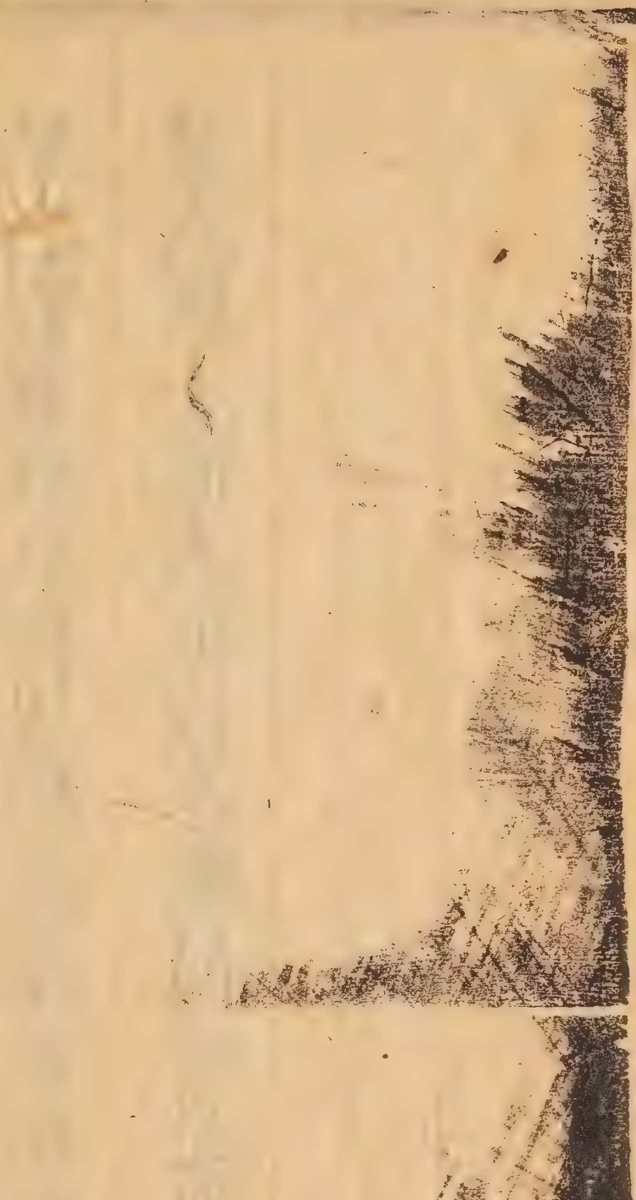
交戒我猶以爲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衞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爲不足故其沒也諡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輒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爲奔走輻輳於大人之門而爲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

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
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操孝而不狥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
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鬬曾子孝
而狥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
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
矣廉而天下不以爲介直而天下不以爲訐剛健而不爲强敦厚
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
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爲卓
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

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眞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獧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

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狷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詩曰采葑采菲用人者節取焉可也奚必全然無弊之道吾必歸之富公何也循規矩蹈繩墨此大中至正之歸而介甫章呂諸人所不能入也以全致偏若是則可矣



上曾丞相書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刼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絶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

翻案

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為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為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此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抑之急而其詞夸也妙喻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呶呶焉自以為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為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摟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

吾事也吾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軾不佞自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

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輒自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昌黎先生案容易駁落耶前半尤作者著意之筆

上梅直講書

某官執事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荅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

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寔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

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見道之言

應制舉上兩制書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分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

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于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疏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

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為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為邪王公大人實為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為其權在諸

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纆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爲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

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旣大行故人爲備位其成也
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
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
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
其君臣之歡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
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
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
發憤而用常衮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
愚不分君子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朞年而除吏八百多

其親舊或者以爲譏誚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爲天下使人各效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夔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

漢唐所無弊自宋始此段字字向癥處搔

至言極論

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

妙　妙

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懸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軾再拜

由此二者下以壞天下之人才上以壞朝廷之功業有餘矣危言苦口應制時風采早已卓爾不羣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勳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華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

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羣特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為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為獨

鹽事

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為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煮煮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將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朞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

至於節日幷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榷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賞修築廨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旣已榷之矣則他日國用不

患以爲說

又撫後

足添價貴責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滲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旣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

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
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輒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言
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折聚斂之計而關其户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軾於門下，蹤迹絕踈，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旣有所欲言，而又默默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爲迹踈不當干說，則是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踈密之分者。竊以爲不然，故輒有所言不顧，惟少留聽。軾於府中，實掌理欠，（當是福昌主簿時）自今歲麥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爲嫌恨，鞭笞鏁縶，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固不敢憚也。彼寔侵盜欺官而不以時償，雖日撻無愧。然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所漂，或主持糧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估剝以爲虧官，或糟滓潰爛紐計以爲實欠，或未輸之

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於條憲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爲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爲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

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軾以爲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爲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孑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爲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問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藜糗養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爲空言而無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卑官爲民請命亦人所難

書　原第四十九卷

與章子厚參政書

軾頓首再拜子厚參政諫議執事。去歲吳興謂當再獲接奉。不意倉卒就逮。遂以至今。卽日不審台候何似。軾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肎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憂愛深切。感歎不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快。然軾始見公長安。則語相識云。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事。方是時。應軾者皆憮然。今日不獨爲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軾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以

一二數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軾强狠自用不以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主寬大復遺視息人間若不改者軾真非人也來書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軾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亦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之仁不念舊惡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軾昔年粗亦受知於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思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慙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

擊轉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眞與世俗異矣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軾平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爲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祿廩將絕恐年載間遂有飢寒之憂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爲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不出閒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會見無期臨

紙惘然冀千萬以時爲國自重。

子厚與公趨舍異路而存問勸諫交遊之情不可以不答也看他有受有却有已却而復受之眞乃活潑潑地

與謝民師推官書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

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

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戲方過臨江。當往游焉。
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
峽山寺。少留。卽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東坡論文所謂見其一耳。此事當以韓李書爲主而以坡公說
參之詆楊子雲尤過不足據依

與李方叔書

軾頓首方叔先輩足下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荅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葉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

百朋之錫也舉萬世欲爲君子者實受其賜

下豈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砥世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諡非古也殆似丘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

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遊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軾頓首

與王庠書

軾啓。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旣爲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僵仆者相屬於前。然亦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饑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

坡公猶悔是益知立論之難

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況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爲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豈意婣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貺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

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爲時所棄也又況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人還謹奉手啓少謝萬一

謝歐陽內翰書

軾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

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

吠所怪也

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

御試關係不小

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

清詩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為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

後世必有秦無人之嘆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黄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二

一面表章先論一面感激張公情文曲盡

答張文潛縣丞書

軾頓首文潛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未必)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不沒其善)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

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覼縷

荅劉沔都曹書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略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眞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眞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

問荅皆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

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匆匆不宣

答李廌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眞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

己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旣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艸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

石有彙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黙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謫黃情狀畧見于此○公知所過矣能知其過必有令圖所以異日卒有元祐之遇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八 終

宋蘇東坡先生全集錄目次

尺牘原第五十卷

與司馬溫公第三首
上韓魏公
與王荊公第二首
與范子豐第七首
與范子豐第八首
與范純夫第二首
與劉貢父第二首

與曾子固
與曾子宣第六首
尺牘 原第五十一卷
與滕達道第一首
與滕達道第十五首
與滕達道第二十首
與滕達道第二十二首
與滕達道第三十二首
與李公擇第七首

與李公擇第十首
與李公擇第十一首
與李公擇第十二首
與文與可第三首

尺牘 原第五十二卷

與王定國第十三首
與王定國第十七首
與王定國第四十首
答王曾直第一首

答王魯直第二首

答秦太虛第四首

答李端叔第三首

答李端叔第十首

尺牘原第五十三卷

與張嘉父第七首

與陳季常第十六首

答李方叔第十七首

尺牘原第五十四卷

與程正輔第十三首
尺牘原第五十五卷
與程秀才
與楊元素第十三首
與楊元素第十七首
尺牘原第五十六卷
答畢仲舉
與王敏仲第十六首
尺牘原第五十七卷

答賈耘老第一首
答賈耘老第四首
尺牘原第五十八卷
與米元章第二十一首
與米元章第二十五首
尺牘原第五十九卷
與毛維瞻
尺牘原第六十卷
與蒲傳正

與王庠第五首
與子由弟第四首
與千之姪第二首
與姪孫元老第二首
與鄉人
尺牘原第六十一卷
與叅寥子第五首
祝文原第六十二卷
謝雪祝文

祭文 原第六十三卷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韓魏公文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雜著 原第六十四卷

日喻
問養生

雜記 原第七十一卷

記承天寺夜遊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九

尺牘原第五十卷

與司馬溫公第三首

謫居窮陋，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邇日寢食何如。某以愚昧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下，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顧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上韓魏公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

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旣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巠州而宋廸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

傳平生所爲文嘗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于胥左右無任戰越

憐才之誠董傳死且不朽

與王荊公第二首

某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别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旣已不遂。今儀眞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爲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以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某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習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以一二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

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恙頗已失去否伏冀自重不宣

與范子豐第七首

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傳云曹公敗所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蒹葭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涌大魚皆出上有栖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會范子豐兄弟來遂書以與之

第八首

臨臯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峩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問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不如者上無兩稅及助役耳

答范純夫第二首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愧人子之心也不肖之辭㕓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

與劉貢父第二首

某啓向聞貢父離曹州遞中附問必已轉達即日不審起居何如

（昌黎先生）

聞罷史局佐天府衆人爲公不平某以爲文字議論是非予奪難

與人合甚於世事南司廨舍甚佳浮沉簿書間未必不佳也至於

（莊見略同）

進退毀譽固無足言者貢父聰明洞達況更練世故豈待言者耶

但區區之心不能不云爾某蒙庇無恙但秋來水患僅免爲魚而

明年之憂方未可測或教別乞郡脫去又恐遺患後人爲識者所

譏已附詔使奏牘乞以石甃城脚週迴一丈其役甚大且艱但成

則百餘年利也此去又須晝夜勞苦半年乃成成後匄一宮觀漸

謀歸田耳。窮蹇迂拙。所值如此。奈何奈何。何時面言。以散蘊結。乍寒。惟萬萬自重。不宣。

與曾子固

軾叩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伏念軾逮事祖父。祖父之没。軾年十二矣。尚能記憶其爲人。又嘗見先君欲求人爲撰墓碣。雖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師人事擾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軾尚忍言之。今年四月。軾旣護喪還家。未葬。偶與弟轍閱家中舊書。見先君子自疏錄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爲行狀未成者。知其意未嘗不在於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則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謹卽其遺書。粗加整齊。爲行狀。以授同年兄鄧君文約。以

告於下執事。伏惟哀憐而幸諾之。豈惟罪逆遺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綏之。軾不任哀祈懇切之至。

此事不得不讓南豐

與曾子宣第六首

某蒙庇如昨。幸與子開同省。孤拙當有依賴。幸甚幸甚。衮衮過口無毫髮之補。甚不自安。又未敢乞郡。何時款奉。少盡所懷。臨書惘惘。寄惠長松榛實天花菜。皆珍異之品。捧當感怍。

與滕達道第一首

某啓近因使還奉狀必達比日想惟軒旆已達太原鎮撫之餘起居佳勝某此月出都今已達泗上淮山照眼漸聞吳歌楚語此樂公當見羨也吳中有幹幸不外方暑千萬爲時自重

第十五首

某再啓蜀僧遂獲大字以歸不肖增重矣感作之至蕭相樓詩固見之子由又說樓之雄傑稱公之風烈記文固願掛名豈復以鄙拙爲解但得罪以來未嘗敢作文字經藏記皆迦語想醞釀無由

故敢出之若此文當更俟年載間為之如何仲殊氣訣必得其詳許傳授莫大之賜也此道人久欲游廬山不知有行期未若蒙他一見過又望外之喜也數年來覺衰不免回嚮此道矣不一

第二十首

某啓知前事尚未已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目前紛紛衆所共嘆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正須理遣耳若緣此得暫休逸乃公之雅意也黃當路過往不絕語言人事人情難免不若稱病不見為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詳乎雖廢棄未忘為國家慮也的信可示其畧否不能盡區區

第二十二首

某啓專使至遠辱手誨累幅伏讀感慰所喜比來起居康勝不足云也某凡百如常杜門謝客已旬日矣承見教益務閉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書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終日無一語一事則其中自有至樂殆不可名此法奇祕惟不肯與公共之不可廣也畫本亦可摹爲省事故亦納去耳今却付來使不罪吳畫謾附去冬至後齋居四十九日亦無所行運聊自反照而已願公深自愛養區區難盡言想識此意也

第三十二首

某啓。僕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荊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戸不出。君當扁舟過我。醉甚。書不成字。

買田陽羨有志未酬溪山不幸莫大于此而子由志公墓會不一及適足見其疎漏矣

子由近爲棲賢僧作僧堂記讀之凜然覺崩崖飛瀑逼人寒冽也

與李公擇第十首

某頓首。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眞可謂淡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似此鄙俗且出於不得已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尤宜此策也一笑一笑。

第十一首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塡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僕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眞鐵漢

第十二首

某啓近領手教極慰想念比日起居何如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
、、、、、、、、、、、、、、、、、
人生唯寒食重九愼不可虛擲四時之美無如此節者矣寄示妙
藥刀鞘竝已領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所用狀
、、、、、、
如羊脂而頗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
當詳以示可分去或爲問習南海物者料公亦不久有別命如未
冬間又得一見孤旅之幸乍冷萬萬自攝

與文與可第三首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員火下亦合剩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祕不爾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

絕倒

尺牘原第五十二卷

與王定國第十三首

某啓如聞晉卿已召還都。月給百千。其女泣訴。聖主爲惻然也。恐要知。來詩愈奇。欲和。又不欲頻頻破戒自到此。惟以書史爲樂比從仕廢學少免荒唐也近於側左得荒地數十畝買牛一具躬耕其中今歲旱。米貴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墾闢欲種麥雖勞苦却亦有味鄰曲相逢欣欣欲自號鏖糟陂裏陶靖節如何君數書。筆法漸逼晉人。吾筆法亦少進耶。畫不能皆好。醉後畫得一二千紙中時有一紙可觀然多爲人持去於君豈復有愛但卒急畫不成也

今後當有醉筆嘉者聚之以須的信寄去也

第十七首

某頓首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爾必深悉此意無狀坐廢眾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瀆者已矣歸耕沒齒而已

第四十首

某啓遞中忽領三月五日手教喜知尊侯佳勝貴眷各康健併解懸情幸甚一官爲貧更無可擇知生計漸有涯可喜可喜某到此

八月獨與幼子一人三庖者來凡百不失所風土不甚惡某既緣此絕棄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兒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書中所論甚感至意不替疇昔而加厚也幸甚幸甚子由不住得書極自適道氣有成矣餘無足道者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歸明年買田築室作惠州人矣伏暑中萬萬加愛不宣

人之言曰此東坡得力于禪余曰否否此政公道理爛熟之效一義精仁至何止于禪

答黄魯直第一首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卽人而人卽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絶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

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眞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世有子瞻而魯直太虛諸作者皆宗仰于無窮太史公所以有附驥之嘆也

第二首

某啓晁君騷詞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

以己意微竄之凡人文字當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為怪奇蓋出於不得已也晁文奇麗似差早然不可直云爾非謂避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以為然否不宣

成人之才用意至到

尺牘中大文字

答秦太虛第四首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

得耶當及今為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為之寢食之
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
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
文皆超然勝絕亹亹焉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
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為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
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當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
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
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
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輒本自求作今

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衮衮多言矣初到黃廩入旣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卽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釅柑橘椑柿極多大芋長尺

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豬羊麞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旣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乳母今勾當作壙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軾再拜

公豪于文又得酒以壯其氣浩浩落落盡意竭情髣髴司馬子

長筆

答李端叔第三首

某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游遂死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鬚髮已皓然。然顏極丹且渥。僕亦如此爾。各宜閟嗇。庶復相見也。見姪在治下。頻與教。有一書。幸送與。醉中不成字。不罪不罪。

第十首

某本以囊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浙。已而深念

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多處。又得子由書。及見教語。尤切至。已決歸許下矣。但須至少留儀真。令兒子往宜興[illegible]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月矣。去歲在廣州。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達否。叔靜云。端叔一生坎軻。晚節益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叔靜姻友。想得其詳。故輒以奉慶。忝契。不罪不罪。

最難

與張嘉父第七首

某啓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且審起居佳勝感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儒者本務又何疑焉然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雖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肎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得之故僕以爲難未敢輕論也凡人爲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作矣若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爲得也愚意如此不

精確

知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春首惟千萬自重。不宣。

是東坡春秋論

與陳季常第十六首

軾啓惠兵還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勝擇括等三鳳毛皆安爲學日益喜慰無量軾罪大責薄聖恩不貲知幸念咎之外了無絲髮掛心置之不足復道也自當塗聞命便遣骨肉還陽羨獨與幼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共吾過嶺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自數年來頗知內外丹要處冒昧厚祿負荷重寄決無成理自失官後便覺三山跬步雲漢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草屨相從於林下

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兒女態也在定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著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子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懸三十仞雷轟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自山中歸得來書燈下裁荅信筆而書紙盡乃已託郡中作皮筒送去想黃人見軾書必不沉墜也子由在筠極安處此者與軾無異也書云老軀極健度去死遠在讀之三復喜可知也吾儕但斷却少年時無狀一事誠是然他未及子由近見人說顏狀如四十歲人信此事不幸負

人也不宣軾再拜

賴有此耳

答李方叔第十七首

某啓。比辱手教。遹來所履如何。某自恨不以一身塞罪。坐累朋友。如方叔飄然一布衣。亦幾不免。純甫少游。又安所獲罪於天。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掩戶以安晚節也。不訝不訝。

尺牘　原第五十四卷

與程正輔第十三首

某覩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說妙理達觀，但譬如元

○當○作○

○九○是○觀○

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詩屢和韻嶮，又已更

老，手五廢，殆難措辭也。亦苦痔，無情思爾。惠黃雀，感愧感愧。子由

一書，告蚤入皮筒，幸甚幸甚。

尺牘 原第五十五卷

與程秀才

某啓。去歲僧舍屢會。當時不知爲樂。今者海外豈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來訊。喜侍下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患。不須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房下。亦失一男孫。亦悲慘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小兒子結茅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亦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流轉

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乍熱萬萬自愛不宣

與楊元素第十三首

奉別忽將二載未嘗定居到闕以來人事衮衮不皇上問愧仰深矣比日切想起居佳勝近聞小人輒黷左右此何品類也乃敢如此信知圂中無種不有想以道眼觀之何啻蚊蝱一笑可也知故舊皆已還朝坐念老兄獨在江湖未免慨歎也更冀順時爲國自重冗迫不詳及

第十七首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略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

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澀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頗言葢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討安

棘棘不隨便是大人物

荅畢仲舉

軾啓奉别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疵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濵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

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
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
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闇
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
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
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
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
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
眞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

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粗衣飽飯不造寃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寃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先生學二氏且有懶放之戒不如不學之爲愈也

與王敏仲第十六首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海外。庶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宴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覼縷此紙以代面別爾。

尺牘　原第五十七卷

答賈耘老第一首

久不奉書尚蒙記錄遠枉手教且聞比日動止佳勝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趣也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固詩人之常齒落目昏當是爲雨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其髮少加白耳餘如故未由一見萬萬自重

第四首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饑

時輒一開看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㪷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尺牘 原第五十八卷

與米元章第二十一首

某啓兩日疾有增無減雖遷閘外風氣稍淸但虚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之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憒憒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説也願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後數日耶

第二十五首

某啓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

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今眞見之矣餘無足言者不一一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窻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

善領畧人何地不得佳趣

尺牘原第六十卷

與蒲傳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公卑意亦深以為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麤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以鄙言為然且看公亡甥面少留意也

至言

與王庠第五首

別紙累幅過當老病廢忘豈堪英俊如此責望也少年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及題目等大略與近歲應舉者同爾亦有少節目文字才塵忝後便被舉主取去今日皆無有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如君高材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爲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

如之他皆傚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

下學上達無以易此

與子由第四首

某近絶少過從賔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爲輕重見顧者漸少殊可自幸昨日偶見子華歎老弟之遠外久之蒙見囑聞過必相告近者舉劉太守一事體面極生不免有議論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或不經意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或受嗤於拙目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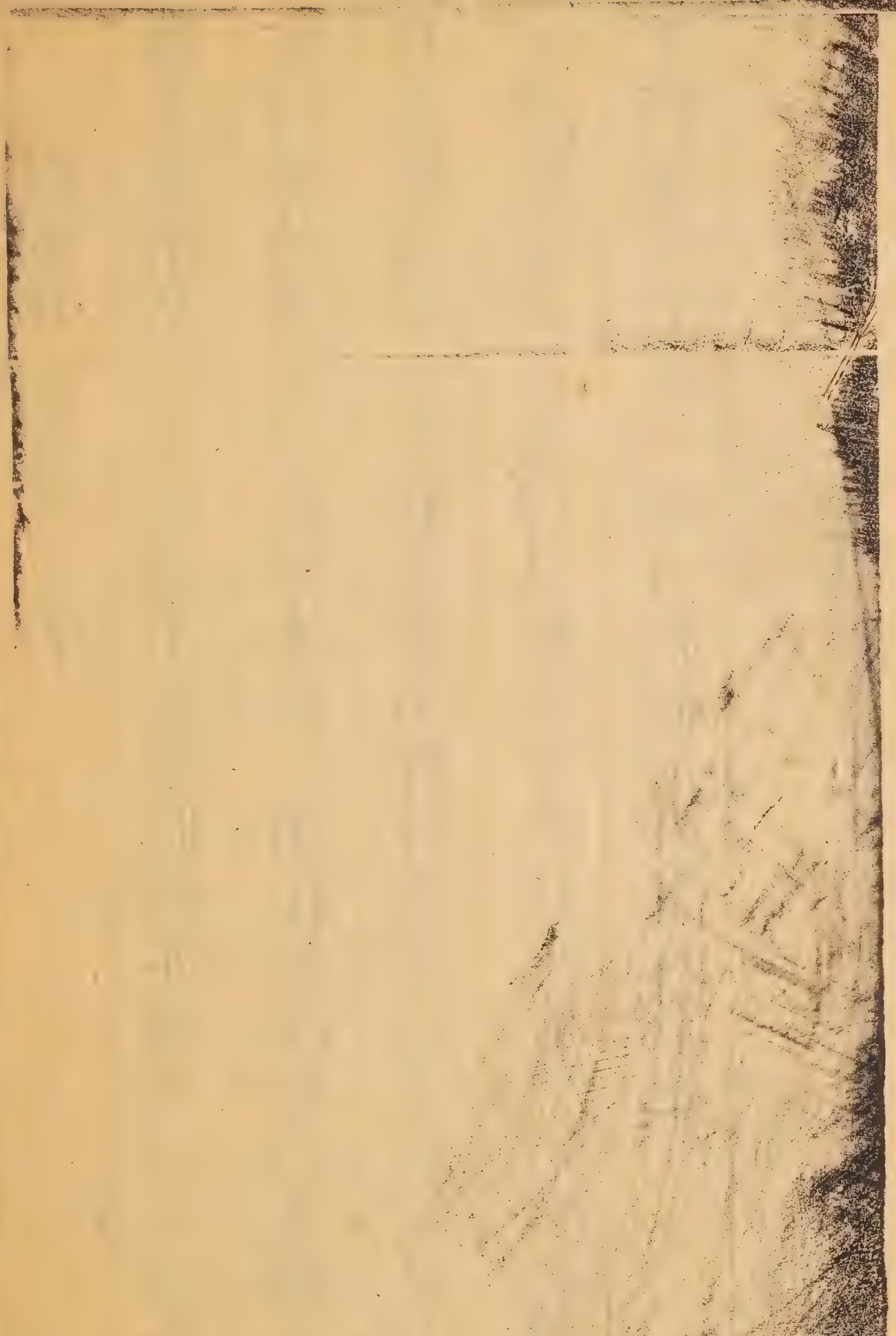
小宛詩人不過如此

與千之姪第二首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爲益不少也

與姪孫元老第二首

姪孫近來爲學何如想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爲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峻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與鄉人

某去鄉十八年老人半去後生皆不識面墳墓手種木已徑尺矣此心豈嘗一日忘歸哉久放山澤乍入朝市張皇失次觸目非所好也但久與子山別乍得一處不無喜幸然此郎君乃作諫官豈敢望久留者相知之深故詳及一二

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祝文 原第六十二卷

謝雪祝文

天不吝澤神不忘職胡爲水旱吏則不德失政召災莫知自刻雨則號晴旱則謁雪神既不譴又滿其欲四山暮霰萬瓦晨白驅攘疫癘弔拆甦麥牲酒匪報維以告潔神食無愧吏則慚慄尚饗

祭文 原第六十三卷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旣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

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援引比方公不一愧豈非偉人

祭魏國韓令公文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悩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嗷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

房公且死。征遼是卹。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于東京。公爲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竝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實哀斯人。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師兖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齠齔以學爲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

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
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頼人頼人思公曰此門生雖
無以報不辱其門淸頼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眞至

雜著 原第六十四卷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鍾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鍾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道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

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豈苟然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没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今之取科第而不識威烈王爲何代人者葢有之矣儻亦求道
而不務學使然與道可致而不可求片言徹札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

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嚥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嚥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以時省觀焉

身世妙理銜喉而出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

仙筆也讀之覺玉宇瓊樓高寒澄澈

東坡先生全集錄卷九 終